

汉代便面功用小考

夏晓伟

(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)

The Bianmian of Han Dynasty was used as fan, formal object and phylactery.

Key words: Han Dynasty Bianmian(fan) function

内容提要 汉代的便面(扇子)功用主要为实用、礼仪及避邪。

关键词 汉代 便面(扇子) 功用

中图分类号 K875.9

文献标识码 A

《汉书·张敞传》：“然敞无威仪，……自以便面拊马。”关于便面，颜师古注：“所以障面，盖扇之类也。不欲见人，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，故曰便面。亦曰屏面。今之沙门所持竹扇，上表平而下圜，即古之便面也。”又称“所谓‘便面’者，所执持以屏面，……藉其隐翳，得之而安，故呼‘便面’耳。”^[1]可见，便面是汉代人手持隐翳遮面的用具，类后世之扇。

本文欲以汉画像石资料为主，结合文献，对汉代便面的功用及相关问题作点探讨，以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。

汉画像石内容是对汉代社会生活、思想意识等方面的直观反映，在我国广泛分布画像石的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四川、陕西等省均发现有便面的画像题材，成为探讨便面功用的可靠资料。按照便面所属画像石的题材性质，我们将其分为两大类进行分析。

一 现实生活类

在这一类，便面主要出现在车马出行、迎谒、燕居、宴饮、乐舞百戏、庖厨等画像题材中。

1. 车马出行

车马出行是便面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题材。持便面者有两种身份，一为坐四维辎车的官员(车队中地位最高者)；一为伍伯^[2]。有的画像石上官

员和伍伯均持便面，伍伯作为前导，位于四维辎车之前，其所持便面与身后主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这里，小小便面并非等闲之物，而是一种等级地位的标志，或可说是礼仪用具。张敞“自以便面拊马”，便被视为“无威仪”，正是对便面的此项特殊功用作了最好的诠释。

但是，官员所持的便面也应有实用功能。因为当时的车道多为土路，车队所过之处，路上必是尘土飞扬，若是夏天则又天气炎热，由于车箱的空间有限，官员只能自持便面，用以遮尘蔽日、来风纳凉。出行的车上用来遮尘蔽日的实用装置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，称为“翳”。《周礼·春官·巾车》：“鞶车：组纒，有翳，羽盖。”郑玄注：“有翳，所以御风尘。”翳的安置和功用相对固定，便面却可自由变换，身兼多项功用。

2. 迎谒、燕居、宴饮、乐舞百戏等

在这些题材中，有两种形式。

一种为主人站立或端坐，或自持便面，或旁有仆人持便面。此便面多为地位最高者所享用^[3]，当为礼仪用具，但同时亦可用来扇风纳凉。

另一种仅出现在乐舞百戏类，便面由舞者手持，作为表演“扇舞”时的道具。舞者有时还假扮成兽类(图一)。报告把这幅场景称为“豹戏”：一人装成豹子，豹面大耳，身上有豹纹和毛，爪足，额上戴着高冠。此人左手按膝，拿着一一条曲折的带子，右

收稿日期 2002-07-31



图一//

采自《沂南古画像石报告》图版 94

层各有一人身蛇尾者，躯下附爪。左者颌下有须，左手拿芝草，右手持嘉禾，其下有一人俯身持戟；右者戴冠，右手持便面，左手持鼗鼓，其下有一执慧门吏，躬身前行。二柱下层皆有玄武。有学者将持芝草嘉禾者称为神农氏^[8]，当为误释。首先，在汉画像中，神农氏一般手持耒耜；其次，如果将其解释为神农氏，那么右者如何解释？而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多以双尾相交或双体并列的形式成对出现，其形体特征基本是人首蛇身（或称人身蛇尾），他们执捧于手的典型附属物为规矩、日月、芝草，另外还有便面、乐器、玉璧等^[9]。因此，我们根据画像中人首蛇尾者的形象主体和其手持之物，结合整幅画像的布局，即可判断人首蛇尾者为伏羲、女娲。汉画中的伏羲女娲之像，既有祈福求佑、驱邪避恶的功用，又寄托人们对神仙生活的美好向往^[10]。嘉禾、芝草、玄武均为符瑞，后两者又往往有长寿、升仙的含义。持戟、执慧（或称“拥篲”）的门吏或神人，除了有

手持着有花纹的便面^[4]。

3. 庖厨

山东滕县庄里画像石上有一热闹的庖厨场面，其中一人用一便面对厨灶扇火。这里的便面就成了实用劳动工具。

二 神灵怪异类

1. 西王母、东王公

便面多见于西王母题材画像上。一般为西王母中坐，两侧均有一名侍者（有时为伏羲、女娲^[5]）持便面。秦汉时期，西王母崇拜盛行，在汉画中，西王母的地位最高。因此，西王母享用之便面为礼仪用具，以体现其地位之尊。

东王公题材画像上便面的使用情况与西王母题材所见便面类似。

2. 伏羲女娲^[6]

在伏羲女娲的汉画像题材中，便面的使用也有两种形式。

一种为伏羲、女娲居中，身旁各有一名侍者手举便面。例如武梁祠后石室第五石画像^[7]。伏羲、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始祖神，地位尊贵，所以此便面的性质与西王母的相同，应为礼仪用具。

另一种为伏羲、女娲自持便面。例如陕西绥德墓门立柱画像（图二）。画像内容如下：左右立柱上



图二//

采自《中国画像石全集·陕西、山西汉画像石》图 168、169



图三//

采自《中国画像石全集·山东汉画石(1)》图 208

“恭迎长者,守卫门户”的含义外,在丧祭之中还含有拔除祸殃、驱除凶邪的意思^[11],这种双重功能在汉画像石墓墓门雕刻上体现得尤为突出。因为墓门不仅是死者的灵魂升天时必由之路,也是地下的鬼怪们出入之地^[12]。因此,这幅位于墓门立柱上的画像的主题思想为符瑞、辟邪、升仙。便面不可能是符瑞之物,将之解释为辟邪升仙的道具则比较合适。在这里,便面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,平添了一层诡秘色彩。

3. 洒水捞鼎

例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左石室第三石右半部画像^[13]。画像上层站立一列人物,中间二人头戴斜顶高冠,当为官员。其身后各有一侍从一手抱锦囊,一手持便面。结合“车马出行图”中伍伯所携物品,此便面应是礼仪用具,同时考虑到是在室外活动,便面又位于官员头侧,因此也可能有障尘蔽日、扇风纳凉的作用。

4. 其它

山东沂南汉墓前室八角立柱画像(图三)。图中有神怪、羽人、异兽等形象。神怪和羽人或跨步持便面,或蹲踞双手屈肢上举,或单臂上举,或执

芝草;异兽有龙、虎、鹿、鸟首兽身兽、人首兽身兽等。

羽人暗喻升仙。龙、虎、鹿、芝草等多为符瑞之物。图中之虎首均张口瞪眼,面目狰狞。虎的这种形象在汉画像中极其常见。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:“虎者,阳物,百兽之长也,能执搏挫锐,噬食鬼魅。”可见其有保卫墓室主人、驱鬼辟邪的作用。因此,从整幅画像的构图要素来看,此图表现的主题思想当为符瑞、辟邪、升仙。在汉墓前室的立柱上表现这种题材也是合理的^[14]。那么,本图左第二栏中爪足神怪所持的便面可能与图二的便面一样,是辟邪升仙的道具。

由此联想到同出一墓的“豹戏”(图一)。汉代舞者为何把便面作为“扇舞”的道具,这种道具与图三中出现的便面是否有相似的含义,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根据以上分析,汉画像石(砖)上的便面主要有三项不同的功用:一为实用,用来扇风纳凉、障尘蔽日或扇火;一为礼仪,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,还是在神话传说中,均能体现享用者的尊贵地位;一为辟邪,以除邪驱鬼,保卫墓主的安宁。其中,便面的礼仪功能在汉画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,成为体现享用者等级地位的一项特殊标志。颜师古所说的“障面”则是备不时之需,应属附属或衍生的功能,在汉画像中很难识别。有学者认为汉画像上的便面多为纳凉工具^[15],这种认识是不完整的。用于扇风的话,便面的形状不太适宜于用力平衡,而团扇却不存在这种缺陷,这或许可作为便面的扇风纳凉功能并不突出的解释。

下面来探讨便面、屏面与团扇的区别,以加深对便面功用的认识。

颜师古认为“便面…亦曰屏面”,王引之表示赞同^[16]。这种观点值得推敲。从功用上看,便面身兼多项功用并能根据需要进行自由转换,既是礼仪用具,又能扇风纳凉、障尘蔽日、障面,这正体现了便面之“便”。而《汉书·王莽传》记载“王莽因貌恶,后常翳云母屏面,非亲近莫得见也。”可见,屏面是作遮挡隐翳之用。因此,颜师古把便面等同于屏面,主要是看到了两者共有的遮挡作用。但这种观点一方面抹杀了便面的整体功用,有以偏概全之嫌;另一方面,还模糊了便面与屏面之间的形制、形体差别。从形制和形体大小来看,把屏面等同于便面是不合适的。《艺文类聚》“屏风”条引谢

承《后汉书》：“郑弘为太尉时，举第五伦为司空，班次在下。每正朔朝见，弘曲躬自卑。上问之其故，遂听置云母屏风，分隔其间。”此处的“云母屏风”与《王莽传》中的“云母屏面”均出现在朝堂之上，用来遮挡身体。两者虽有一字之差，但这可能只是两种文献在称谓上的差别，指的却是同类物品。也就是说，屏面就是屏风。比较而言，屏面与便面在《汉书》中均有出现，似可反映出作者有意把两者区别开来，这正说明了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。屏风在汉墓中多有发现，例如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漆屏风，呈“冂”形，高1.8、宽3米^[17]。可见，屏风的形制与便面也是完全不同的，其形体庞大，能“分隔其间”，此项功能非小小便面所能企及。由于形制和形体大小的差别，用以遮面的便面多为手持，并可根据需要随意转换位置，而用以遮挡身体的屏风显然是不可能手持的。可见，便面与屏面（屏风）虽然都有遮挡作用，但形制、大小及使用方法不同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

关于便面与团扇的关系，明人刘无卿在《贤奕编》中称“便面即团扇”，今人也有此说。这是一种误解。团扇与便面虽都属柄扇，但形状却完全不同。便面由扇柄和扇面两部分组成。其中，扇面是便面形状的决定要素。扇柄连接于面的一侧，其一端较长，供手持，另一端有时也伸出。参见上列各图，汉画像石上的便面可归为两种近似的形状：梯形（也称“刀形”）和半椭圆形，这与颜师古所说唐代沙门所持竹扇“上袤平而下圜”、“形不圜者”^[18]基本吻合。而团扇的特点却是以扇柄为中轴，竹木为架，左右对称似圆月，扇面配以素白色的绢、罗、纱、绫、缙等丝织品。西汉时，团扇流行。汉成帝的妃嫔班婕妤《怨歌行》：“新裂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……”这首诗便点明了汉代团扇的形状和质地。团扇的功用也无法与便面比拟，仅是用来扇风纳凉。显然，把便面等同于团扇是不合适的。而后世认为便面即折扇的观点更是一种误解^[19]。因为折扇在中国出现最早是宋太宗端拱元年（998年）^[20]。至于宋人杨万里和清人孔尚任所提到的便面^[21]，应该只是借用名称而已，其形状和功用不宜与汉代便面相提并论。所以便面并不是团扇，更不是折扇。

综上所述，便面是汉代人使用的扇子，具有多项功用，或实用，或礼仪，或辟邪，其中礼仪功能最为突出。另外，无论从功用，还是从大小形状上，便

面与屏面、团扇、折扇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。

- [1][18]〔唐〕颜师古著，刘晓东平议：《匡谬正俗平议》，第132页，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。
- [2]郑艳娥据沂南古画像石《出行图》认为还有第三种情况，“主仆同坐一车，仆人执‘便面’既为侍者，又为御手”，《战国秦汉墓葬及汉代砖石画像所见古扇》，《南方文物》2000年第2期。经笔者查阅《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》，图版50《出行图》，显为误读。
- [3]武梁祠前石室第三石“楼阁燕居”有一特例：女主人未享用便面，一戴三梁冠女性旁却有一仆人持便面。
- [4]南京博物院：《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》，第19页，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。
- [5]此时，便面由伏羲、女娲手持，但是画像的中心人物和便面的享用者均为西王母，因此把这类归属“西王母”题材。
- [6]关于汉画像中的人首蛇身形象，学术界主要有几种观点：伏羲女娲说、羲和常羲说、阴阳之人格化形象说。本文从伏羲女娲说。
- [7][13]朱锡禄：《武氏祠汉画像石》，第41、49页，山东美术出版社。
- [8]《中国画像石全集·陕西、山西汉画像石》，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。
- [9]李陈广：《汉画伏羲女娲的形象特征及其意义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992年第1期。
- [10]孙周勇：《陕北汉代画像石神话题材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99年第5期。
- [11][12]肖亢达：《就汉画像石谈楚汉文化的承继性》，《江汉考古》1989年第3期。
- [14]孙作云：《汉代社会史料的宝库——“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”介绍》，“汉代人的迷信，积极的方面为求仙、长生不死，消极的方面为辟邪。求仙乃是目的，辟邪乃是手段。这迷信就在这墓门之处开宗明义地表现出来，以后在墓内相应之处也表现之。”《史学月刊》1957年第7期。
- [15]郑艳娥：《战国秦汉墓葬及汉代砖石画像所见古扇》，《南方文物》2000年第2期。
- [16]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。
- [17]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西汉南越王墓》，第214页，文物出版社1991年。
- [19]刘无卿：《贤奕编》和罗竹风主编：《汉语大词典》第一卷“便面”条。
- [20]钱公麟：《扇子》，第20页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。
- [21]杨万里：《诚斋荆溪集序》：“自此，每过午，吏散庭空，即携一便面，步后园，登古城。”孔尚任：《桃花扇》：“便面小，心血肠一万条；手帕儿包，头绳儿绕，抵过锦字书多少。”